

米芾《研山铭卷》。



# 一块奇石的书卷传奇 米芾《研山铭卷》亮相香港故宫

近日,备受瞩目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向公众开放。开幕展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展,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900多件珍品参展。其中,国宝级珍品、米芾的行书作品《研山铭卷》备受关注。

米芾在宋徽宗时被召为书画博士，其留存于世的大字作品仅有3件，《研山铭卷》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件作品曾为历代宫廷或民间收藏名家收藏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在清朝雍正年间流落到日本。2002年，命途多舛、曾颠沛流离的《研山铭卷》由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斥资2999万元购回，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《研山铭卷》主要分为三部分：一为米芾大字行书作品《研山铭》，二是宝晋斋研山图，三是后人鉴跋。从事书画研究的工作者都知道，年代久远的书画作品流传千年后还能保存得如此完整，是极为罕见的。此书画卷定有值得深入探讨、研究的空间。

米芾大字行书作品《研山铭》的具体内容为“研山铭 五色水 浮昆仑 潭在顶 出黑云 挂龙怪 烁电痕 下震霆 泽厚坤 极变化 圜道门 宝晋山前轩书”。

研，通砚也。研山即砚山。《研山铭》所赞砚山(即砚台)，为灵璧石材质，作连绵起伏山峰状，其中一峰顶有一石坛为墨池。灵璧石“瘦透漏”，且有白色纹路蜿蜒而下，宛若闪电雨泽，形成造化天然之景。相传其曾为南唐后主李煜珍藏。江南破，辗转为米芾所得。米老素有“石癖”，得之“抱眠三日”，为之写下《研山铭》。在这幅铭文中，米芾展开了雄奇瑰丽的想象：砚山化为巍峨的昆仑仙山，山上有五色潭，潭里孕育着龙怪。龙怪降下倾盆大雨，润泽大地，气象万千。

铭文的落款为“宝晋山前轩书”。“宝晋”为米芾斋号“宝晋斋”的简称。《书史》记载了“宝晋斋”的由来：“余白首收晋帖，止得谢安一帖……右军二帖……子敬一帖……及有顾恺之戴逵画净名天女、观音，遂以所居命为宝晋

## 自由放达的大字行书

斋。”有学者曾以“宝晋山 前轩”为断句，并以无“宝晋山”山名记载为由，断言此卷为伪作。但还有另一种说法：米芾爱石成痴，作《研山铭》时正是赏玩“南唐宝石”砚山之时，故一时兴之所至，将斋名改为“宝晋 山前轩”。这是文人常见的趣味表述，即此“山”为砚山，而非彼“山”。

这方砚台后来被米芾转给薛绍彭。此后,他仍念念不忘,作诗哀叹道:“研山不复见,哦诗徒叹息。唯有玉蟾蜍,向余频唳滴。”哀叹完后,他又愤愤不平地说,“此石一人渠(薛绍彭)手,不得再见,每同交友往观,亦不出示。绍彭公真忍人也!”

其实，这也怪不得薛绍彭要当个“狠心人”。米芾爱石，如痴如醉，史上留下不少荒诞之举。其曾撒泼耍赖以死相逼，强行留下蔡攸收藏的王羲之《破羌帖》。有前车之鉴，薛绍彭自然不敢再把砚山拿给“米癫”（时人对米芾的戏称）赏玩。米芾因醉心赏石，曾耽误公务，几遭弹劾仍不改。遇奇石，他曾着官服持笏板，行官礼下拜，呼为“石丈”，这就是“米芾拜石”典故的由来。其长官杨公劝其收敛。哪知这“米癫”冥顽不灵，一连从袖口里掏出三块石头，痴迷道，“你看，这样的石头怎能不惹人喜爱呢？”真乃一介痴儿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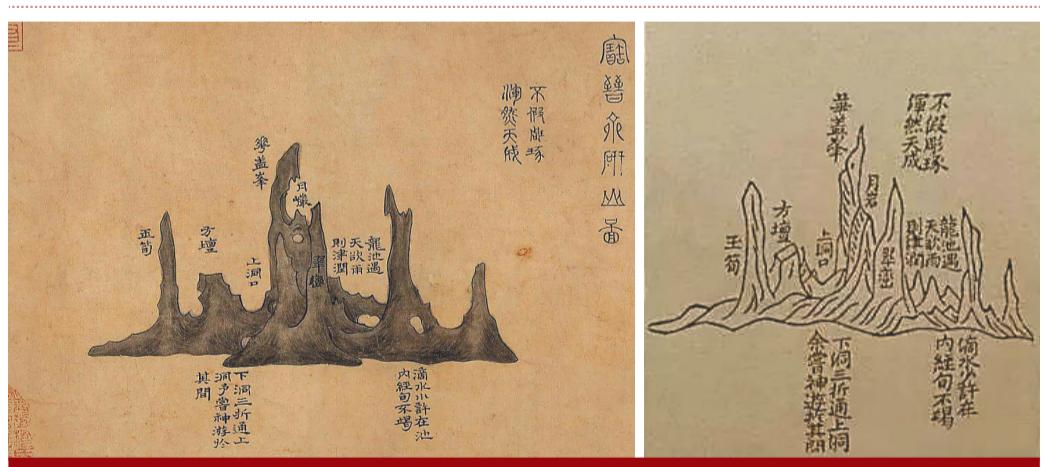
米芾与苏轼、黄庭坚、蔡襄被称为“宋四家”。其书法自由放达，行笔

沉着飞动，用笔八面出锋，笔势信马由缰，结体欹侧恣肆，变化无穷。《研山铭》为米芾晚年少见的大字行书，和其早年的书法相比稍有变化，但仍不改其精神气质。

《研山铭》的书法用纸极为特殊，为南唐“澄心堂纸”，产于徽州地区，洁净如玉、细薄光润，为南唐后主李煜所喜，用作南唐宫廷御纸。其与李廷珪墨、龙尾石砚，被宋人并称为天下之冠。“澄心堂纸”质优量少，一纸值千金，以至于北宋文豪欧阳修曾感慨道：“君家虽有澄心纸，有敢下笔知谁哉？”

虽不舍得下笔，欧阳修仍秉持君子之风，给北宋诗人梅尧臣送了两幅“澄心堂纸”，并在信中嘱咐道，“要当宝惜”“慎勿乱与人剪裁”。后来，梅尧臣将半幅“澄心堂纸”转赠给徽州制墨名家潘古，让其如法炮制。潘古后来果真仿制成功，又回赠梅尧臣300幅“澄心堂纸”。

《研山铭卷》中的宝晋斋研山图，以细笔勾勒，皴染细腻，非米芾笔性，为“老仿”（后人仿前朝的作品）无疑。此图与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中的图例相契，有互为传抄的可能。该画展示了砚山的大致面貌，图中标方坛处即墨池。古代美学中始终有道法自然、宁拙勿巧的审美取向。而玩石之趣亦是如此，追求“不加雕琢，浑然天成”。



王庭筠题跋疑似刻意“搭配”

此外,该题跋的字迹模糊颇为可疑,似“揭二层”。所谓“揭二层”,就是一件书画作品用的纸张是“夹宣”,宣纸吸墨性强,墨易透纸背。“夹宣”为多层宣纸,可将字画一层层揭开,一分为多,裱成“多胞胎”作品。“揭二层”作品的面貌会受到一定损害,出现墨迹模糊、缺乏精气神等问题。宣纸的广泛使用是在明中晚期,金代的纸张能否达到这个厚度和韧度,还有待深入探讨。另有一个说法是,此题跋用纸为熟纸,光滑不易吸墨,因此

该题跋后是米芾的儿子米友仁的临字题识：“右研山铭，先臣芾真

迹，臣米友仁鉴定恭跋。”此题跋，学界以为真迹。拖尾（书画手卷装裱上所留空白的位置）是清代翰林陈浩、周于礼的鉴跋。陈浩夸赞“米书之妙，在得势如天马行空，不可控勒，故独能雄视千古”；周于礼言“米老本色”。可见，清代学者对《研山铭》的评价颇高。

当我们观赏一件文物，我们在看什么？笔者认为应“见作品、见作者、见天地”。从《研山铭卷》中，我们能欣赏到天马行空的米芾书法、见到那个“活泼泼”、充满趣味的“石痴”“米癫”，见证一段宋朝文明的缩影。



本版图片为资料图